

孟城驛



高邮说“塘”

□ 陈友兴

在高邮,带塘的地名不少,应该是因“塘”而得名,主要分布在运西高邮湖及其周边地区。

一、缘起

《说文解字》:“隄,唐(塘)也。”塘的最初本义是堤,即用于控制水位与水流的堤岸。塘又指蓄水的洼地。《广雅·释地》:“塘,池也。”《康熙字典》:“筑土遏水曰塘。”这里似乎两义皆有,筑土为堤,蓄水为池,从作用主体看,均属于人工水利设施的范畴。事实上,在中国南方,是凡带“塘”的古水体、古堤塘、古地名,往往都有鲜明的人工印迹。

高邮陂塘有文字可考的历史,可追溯至两汉时期。《汉书·沟洫志》,“左、右内史地,名山川原甚众,细民未知其利,故为通沟渎,畜陂泽,所以备旱也。”西汉武帝时代开始,首先在关中的丘陵坡地修建陂塘,解决了高地水源易失的问题。东汉末,广陵太守陈登在扬州西部丘陵开塘溉田,“巡土田之宜,尽凿溉之利,秔稻丰积。”万历《江都县志》作了进一步诠释,“盖扬之田,西北土高而脉瘠,稍亢阳,则禾易焦,筑塘蓄水,即旱魃不灾”,道出了区内开塘溉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

高邮为两汉广陵郡(国)的辖县,两地地理相接。尤其是西部地区,地势水情与广陵别无二致,陂塘建设理当与其同步,甚至其本身就是陈登“开塘溉田”的一部分。

故而,高邮地区的诸多陂塘,当是历代先民们因地制宜而修建的蓄水保水工程。

二、竹塘县

六朝时期,高邮境内曾置有竹塘县,当与塘有关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:“高邮,梁析置竹塘、三归二县,及置广业郡,寻以有嘉禾,为神农水。”隆庆《高邮州志》卷一,“邗之封境,广一百六十里,袤九十里。东抵兴化县,以河口镇为界,八十里。南抵江都县,以露筋铺为界,

三十里。西抵天长县,以凌塘桥为界,八十里。北抵宝应县,以界首驛为界,六十里。”高邮历代境域,呈现东西长、南北窄。其中南北相对稳定,而东西则有所缩进。南朝宋明帝泰豫元年(472)析高邮县东北境置临泽县,属海陵郡。唐玄宗天宝元年(742),析江都、高邮、六合地置天长县;五代杨吴武义二年(920)置兴化县。

临泽县,隋统一后复归高邮县建置,现在仍是邮境东北的大镇、名镇。唯天长县与兴化县的设立,永远压缩了高邮的西部境域和东部境域。故梁时高邮境域应该更加扁平狭长,析置竹塘、三归二县,必然是沿横向纵切分割为相对均等的东、中、西三块。笔者选取了1929年高邮县政区图,如果在图上裁去东北临泽区块,东境向东伸出,西境延及高邮湖西岸至天长东境,大致就是梁代高邮的境域轮廓。如此,析分后三县的地域中心分别对应着三块、高邮与菱塘,其中轴线当为三者的连线。既言竹塘,自当与陂塘有所关联。对照前面文字,落实到具体的空间,三县之中高邮县居其中,竹塘县当是最西端的一个。作个相对合理的推测,这个竹塘县,大概率坐落在以菱塘镇区为中心的地区,这里也是邮境陂塘最为集中的地域。

三、富人、固本二塘

唐宪宗元和三年(808),名相李吉甫出镇扬州,蠲民赋,兴水利,造福淮南百姓。《旧唐书》李吉甫本传,“又于高邮县筑堤为塘,溉田数千顷,人受其惠。”《新唐书·地理五》:“高邮,上。有堤塘,溉田数千顷,元和中,节度使李吉甫筑。”《新唐书》卷一五二,李吉甫在淮南,“居三岁,奏蠲通租数百万。筑富人、固本二塘溉田且万顷。漕渠岸下不能居水,乃筑堤阙以防不足,泄有余,名曰平津堰。”这里的“且”是将近和接近的意思。筑富人与固本二塘,“溉田且万顷”,“溉田数千

顷”,同时见于《新唐书》一书之中。两处记载比照,应该就是大几千顷地的样子,合数十万亩农田。两塘的位置,当分处于樊梁溪南北两侧近西的上游地区。开启两塘的蓄水,能够就近灌溉樊梁溪南北两岸的农田。塘水东下通过平津堰,亦可持续灌溉邮境东部地区农田。一旦有需要,塘水导入平津堰内,立马可以解决漕运所需的水源问题。富人与固本二塘,自宋代起已不见记载,估计与其灌溉的一部分田地,一同淹没在现在的高邮湖中。

隆庆《高邮州志》卷三:“宋,水陆田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二顷九十六亩二角。”晚唐时期至宋代,高邮境域无有变化。富人、固本二塘“溉田且万顷”,其灌溉总量可占到高邮全境农田的八成以上。考虑到唐代的开发程度远不及宋代,高邮其时全境田亩数必定少于上述数字,则其灌溉的占比还会更高。中国古代社会以农立国,以农为本。如此巨大的水利工程,必然会带来区域土地生产力的极大提升,繁荣地方经济,深刻体现了其富民、固本的治国理念。

四、高邮五塘

隆庆志卷二:“茅塘,在州西南二十里。裴公塘,在州西南六十里。盘塘,在州西三十里。柘塘,在州西五十里。麻塘,在州西南七十里。凌塘桥北有上麻塘、下麻塘。按,以上五塘,旱则蓄水以溉田,潦则受西山暴流以杀其势。今尽淤塞为田矣。”

以上数塘,至少在明代中期已经消失难觅,但现在高邮市境仍可找到一些遗留痕迹。麻塘,在今菱塘乡境,著名的菱(凌)塘桥镇,即因上、下麻塘而来。北宋神宗元丰年间,华镇为高邮尉,有《元丰六年二月(1083)检田凌塘中马上口占简德器主簿》诗。盘塘,送桥镇今有盘塘村,为著名的高邮灯具生产的发祥地。以上二塘,已经淤为

农田。茅塘,今高邮漫水公路有茅塘港,已为高邮入江水道,即著名的新民滩。裴公塘,“在州西南六十里”;柘塘,“在州西五十里”。根据其与麻塘的相对位置,可以确定,两者就在菱塘岗坂头与郭集乔家尖一线以南的湖湾中。隆庆志卷首,州境之图,高邮城西乔家尖西北侧有塘下湖,则湖之南必有是塘,两塘之间以魏家嘴相区隔。依其相对距离,菱塘张墩寺以东湖岸外当是裴公塘,有状元沟汇入;在乔家尖半岛的西侧,应当就是柘塘,有向阳河汇入。很有名的龙尾岛,就在柘塘区域范围之内。

五、其他

隆庆志卷十一,古迹,“故县村。隋大业中,徙移县于樊梁溪之金塘乡。唐永徽二年(651),复旧所,名其地为故县村。”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三〇,“高邮县……隋大业中移于樊梁镇,永徽二年复旧所。”金塘乡之繁梁镇,今已没入高邮湖中,其大致位置在马棚湾附近。民间传言,高邮湖下有古城,所指应该就是樊梁镇,曾经的高邮县治。隆庆志卷十二,“张墩寺。在州治西四十里塘下村。”张墩寺今存,位于菱塘乡王姚村东北隅高邮湖畔。塘下村在陆上,似得名于塘下湖。“董塘坂,在神居山南,去城六十里。”董塘坂,当得名于董塘。“神居山南,去城六十里”,董塘的大致方位与距离可以估量,但确址已难以锁定。

雍正《高邮州志》卷六,“青山马神庙,在黄林西村横塘沟。”乾隆《高邮州志》州境图,闵家桥北有横党桥,东接三总十一里黄林西村,旧属高邮西北乡(闵塔区)。高邮西北乡向为高邮故土,1958年4月划入宝应县,1960年4月归于新设立的金湖县。今金湖县闵桥镇东南7千米处,有青山寺、横塘桥,现为金湖荷花荡风景区。横塘,是高邮湖区现存位置与范围最清楚的一个塘。

为小农同学点赞

□ 王鸿

收到旅美高中同学崔小农所著《湖天一览楼》第三、四册,由衷地为他高兴、点赞。小农同学以执着的追求和信念,整整花了五年时间,用全部的身心和情感,终于完成了这部家族史诗般的长篇纪实小说,这是何等的毅力。

第一、二册主要讲述他父母辈们的故事,波澜壮阔,如烟似梦,且有传奇色彩。而第三、四册共计15章,主要讲述他自己在高邮、扬州和移民美国的故事,是他自认为“既无惊涛骇浪,又无悲喜剧变,更多的是凡俗日子里的光影交错,柴米油盐”。

一口气读完第三、四册,有时间有点地点有人物、有血有肉有趣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了我,也感染了我。作品文字简练顺畅、直抒胸臆,如同他的为人一样豁达开朗、积极乐观。

小农同学的人生经历,其实一点也不平凡,至少说比我这样的同龄人要丰富了许多。他出生在东北,童年时体验到了北大荒的军垦生活,后随身为革命军人的父母转业至高邮。“文革”中父母受到冲击,他只能去母亲老家河南邢岭暂避。父母下放高邮农村,他又经受了广阔天地的考验,后返回县城上学才开始正常生活。恢复高考时考入扬州技工学校,分配至扬州无线电总厂工作。情窦初开有浪漫插曲但最终找到知心爱人,恰逢出国大潮又移民美国。应该说,人生的酸甜苦辣,小农同学一个不落地都尝到了,但也锻炼了他日后坚韧不拔、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。

小农同学祖籍高邮,现为海外游子。在他的作品中,流露出浓郁的思乡之情,以及对亲人的眷恋、对同学和朋友的友情。他的爷爷是一个有着传奇人生的爱国人士,他十八岁才第一次见到爷爷。爷爷落实政策平反后,与他们一家人共同生活,朝夕相处,他对爷爷的崇拜之情油然而生。小农同学的父母非常有才华,既有军人的坦诚直率又有文化人的知书达礼,既教他学习音乐诗词知识,又教他做人做事的道理。住粮食局直属库宿舍,一次他受到别家孩子欺负,他父亲特地上门找孩子家长说理。他的姐姐非常疼爱这个弟弟,工作后的生活也总能得到姐姐姐夫的关心帮助。小农同学在扬州结婚,姐姐亲自驾驶大客车载着我们同学前往参加婚礼。他出国后,姐姐姐夫是其纽带,及时传递父母身体状况的信息。姐姐的家,是他每次回邮时避风挡雨的港湾(姐姐的儿子儿媳在美国留学)。小农同学十分珍惜同学之间的友谊,我们已知他与高中同学金敏是亲戚,书中也首次披露了他与同学陈健也有亲戚关系,也再现了高中毕业后在陈健家里第一次过春节同学聚会、第一次回邮参加高中同学毕业三十年聚会的情景。书中提到的孩时小伙伴,现厦门大学戚跃春教授、留美的吴汉东教授是我们七七届高中同学的佼佼者。小农同学到扬州工作后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好哥们,每遇困难时总能伸出援手、倾心相助。

最令人欣慰的莫过于小农同学找到了小蕾这样心心相印、恩爱一生的扬州姑娘。

小农夫妇移民美国,相敬如宾,夫唱妇随,一起打拼。为了生活,小农同学先在佐治亚州赛凡那日式平野牛排餐打工,洗碗瓢盆,干苦脏累活。后在他姑姑的鼓励支持下,自主创业开餐馆,当老板做厨师,专营日式铁板烧。他热情待客、诚信经营,精打细算,很快在赛凡那打开局面,站稳脚跟。夫人兼做收银,又带女儿,当好贤内助。为尽快融入当地社会,他俩攻克了语言关,小农同学还去田纳西大学计算机应用科学准学士学位。为提高生活水平、改善住房条件,他俩又先后去过田纳西州、佛罗里达州、阿拉巴马州等城市开餐馆、换住房,有过挫折失败,更多的是成功收获。现在,他俩又回到赛凡那,过上了稳定安逸的生活,吹乐器、收古董,办网站,去打靶,看电影、交朋友等,兴趣爱好广泛。两个可爱的女儿均是大学研究生毕业,各自找到了喜欢的工作。

母亲去世十周年,小农同学回邮了,“按照她生前的意愿,她火化后的最后归宿应该是高邮湖,和父亲永远在一起。”小农与高邮的老同学见了面,他姐姐说:“这么多年的朋友不容易,别让大家觉得你生分了。”

真诚希望小农同学再有机会回邮,看看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,再叙同学友情。

消失的“野场”

□ 韦志宝

小时候,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处打谷场,我们这里称之为“野场”。野场建在不易积水的高地,且处于农田的中心区域,兼具良好的通风环境、较强的晾晒功能。野场的北面有公房、养猪场和堆得老高的草堆,算是生产队的固定资产。这里是农忙时的主战场、农闲时的创收场,也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。它伴随我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、激情四溢的青年时代。

童年时,我们利用野场捉迷藏,躲藏起来让小伙伴去找。为了不被发现,时而躲在猪圈的旮旯里,时而爬上草堆的最顶部,时而藏在虚掩的公房大门背面,弄得浑身脏兮兮的。明明知道回家会挨揍,却全然不顾。最开心的莫过于“打仗”了,十多个孩子分成“好人”“坏人”两大角色,模仿战争电影的情景,相互冲锋陷阵,最后还得让“好人”赢得胜利。由于哥哥、姐姐偏心,从不让我扮演“坏人”,使得我总是以胜利者自居。稍大一点,家里有了自行车,便把打陀螺、转铁圈、跳皮筋丢在一边,只要有机会,便在野场上学骑车。小孩子越不了自行车大杠,只能螃蟹式骑行,即使满头大汗,甚至摔伤腿脚,也毫不畏缩。

野场在夏、秋两个收获季节最为繁忙,是抢收的主战场。当小麦或水稻快到收割时,人们就要忙着整理场地——碾场。先翻耕平整,然后浇水软化,再将收集的草木灰抛撒在地面,用石碾子多次来回碾压,一块方方正正的打谷场便形成了。那时,农村还没有普及机械化,收割庄稼基本依靠人工。每户人家

将收割的麦子用板车从田间地头拉到各自打谷场,庄稼堆得像一座座小山。生产队按照排定的顺序,在各自的打谷场依次使用脱粒机械。脱粒时,人们几乎重复同一个动作,反反复复,转来转去,也不见“山头”消失,堪称最难熬的时光。在野场上晒谷要比脱粒轻松许多,但为了应对恶劣天气,到了吃午饭的时间,多数人仍然在一旁坚守。空闲时,或用耙把给晒着的粮食翻翻身,或借助风力用木锨除除粮食中的尘土和杂质。当家人把饭菜带到野场,人们习惯地聚集在公房里,席地而坐,边吃边谈,每每谈到眼前的好收成,疲惫感一扫而光。傍晚,人们各自收好晾晒的粮食,只见一堆又一堆,十分壮观。野场上只剩下看场的几个人,在明亮的灯光下,野场从喧闹趋于平静。

野场在两季大忙之后会闲置很长一段时间,人们见缝插针,及时种植一些不误野场使用的农作物。我曾经协助父母在自家打谷场栽过油菜,赶在夏收前收割,每年都要出产几十斤菜籽。夏收之后,还种植芝麻、黄豆,中秋时节,做烧饼的芝麻都是自家的;黄豆部分变卖,部分做成豆制品,改善了生活。

我步入壮年,赶上了新时代。收割机不断推陈出新,功能日趋完善,人们不再借助于野场进行脱粒,野场只剩下晾晒谷物的单一作用。特别是近几年,随着新农村电气化建设步伐加快,电气化烘干技术由传统方式向空气源热泵烘干技术、真空冷冻干燥技术转化,刚打下的粮食不需要通过场地晾晒,野场及其附属设施逐渐消失。